

七月派诗人

鲁煤文集1 诗歌卷

在前沿

被逼于敌人的炮火
当我提脚向前
我把国土留在后面
我把爹娘丢给敌人
我是民族的不肖子孙



中国戏剧出版社

魯煤文集

詩歌卷

在
前
沿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鲁煤文集·一·诗歌卷: 在前沿/鲁煤著.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6. 9

ISBN 7-104-02447-6

I. 鲁... II. 鲁...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②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87822 号

鲁煤文集·一·诗歌卷·在前沿

责任编辑: 王媛媛

美术编辑: 赵成伟

责任出版: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 100097

电 话: 58930221 (发行部)

传 真: 58930242 (发行部)

电子邮箱: fxb@xj.sina.net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长阳汇文印刷厂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19.75

字 数: 400 千

版 次: 2006 年 12 月 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104-02447-6/I · 954

定 价: 128.00 元 (全四册) (本册 32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1943年11月，河南淅川县上集镇，国立第一中学，高中毕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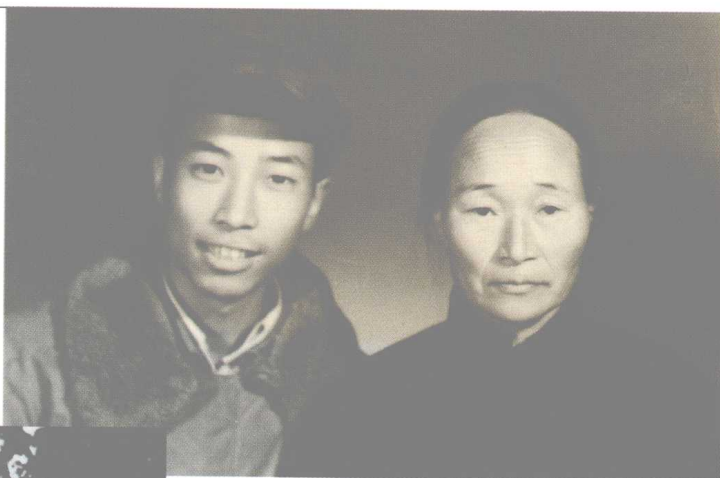
2005年8月18日，在中国文联，参加庆祝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抗日老战士座谈会。后于9月2、3日，参加党和国家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系列庆典。荣获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纪念章。

1944年4月，在河南伊川县白杨镇知行中学任教，写《表》期间。摄于洛阳。



1948

年1月，在石家庄大兴纱厂深入生活期间，母亲自望都县固店村老家来探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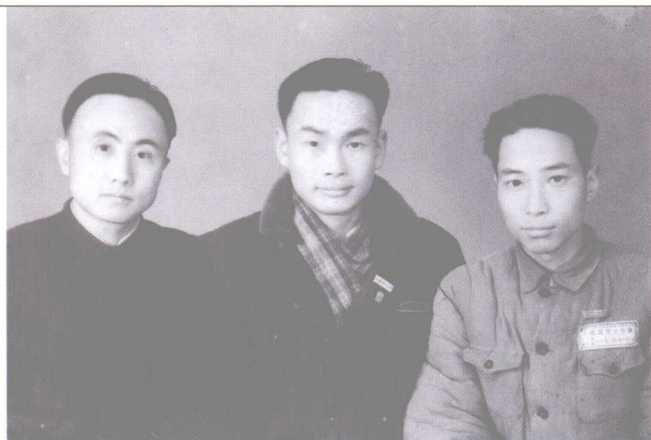


1948年夏，在大兴纱厂创作话剧《里外工会》期间，由战友李光耀摄影。不久后，李在解放太原战役中壮烈牺牲。今特存此照，纪念烈士。



1949年4月底，初进新解放的北平，在国会街华北大学三部，定稿话剧《红旗歌》期间，由老战友司空谷摄于口字楼楼顶平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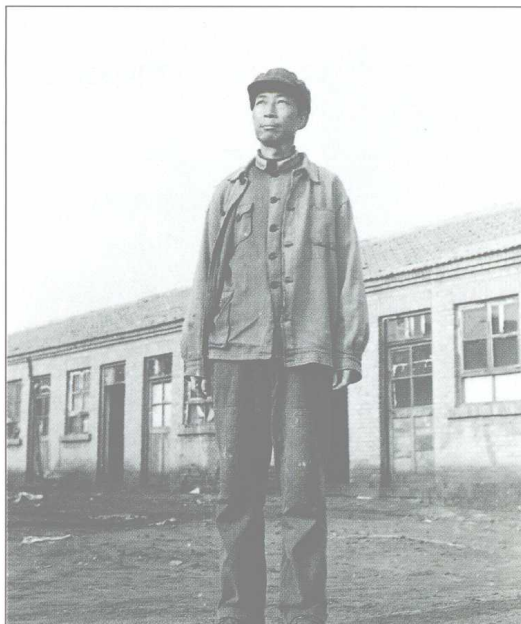


1951年12月，在武汉，与少年同窗挚友刘有信（左）、黄万育（中）。前于1944年夏，我再度逃难，得他们救助：刘带我 from 河南到重庆后，黄带我投亲寄食，投考大学。黄于上世纪60年代初英年早逝。

20世纪70年代初，“文革”中，母亲和妹妹王福乐患难聚会于北京。



1965年8月8日，北京。



1975年11月5日晨，告别由“群众监督，劳动改造”而服役六年的团泊洼劳改农场，即将随文化部静海五七干校返京。

1983年4、5月，赴拉丁美洲考察戏剧，在厄瓜多尔赤道碑前，赤道线正在两脚之间。



1991年秋，写电视剧《大营救》期间，在北京地坛公园西门外。

1994年夏，
与老伴杨哲民、
女儿王蓓萱在北
京和平街住宅楼
四楼顶平台上。



1994年10月
2日，国庆45周年，
天安门广场。16杆
红旗如一条红色
天河，乘风鼓浪，
掀动我红色情结。

1994年
10月23日，随
艾青夫人高瑛
(左)来协和医
院看望艾青老
师(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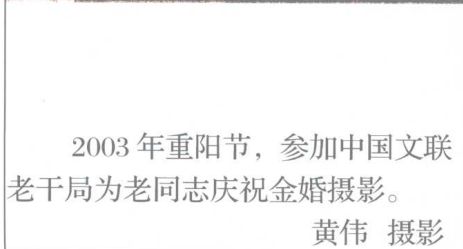




2000年初，与恩师胡风夫人梅志大姐，在她家。



2006年4月12日，俄罗斯圣彼得堡要塞，与彼得大帝铜像。



2003年重阳节，参加中国文联老干部局为老同志庆祝金婚摄影。

黄伟 摄影



序言

这是一座沉寂的火山

——论鲁煤的诗

蒋安全

鲁煤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复杂的文学现象：曾经水火不相容的胡风和周扬，都指导过他的创作，并且都非常赏识他，因此，“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派批斗他时，曾诬称他是“一仆二主”。鲁煤的诗受过胡风的点化、艾青的推重，所以他年轻时自视甚高，在华北联大文学系学习时写了一首诗，系主任陈企霞要让他改两个字，他都不肯迁就。现在一般读者可能只知道他是话剧《红旗歌》的作者，却很少知道他写过诗。此外，人们常说，“欢娱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辞易好”，中国文学理论中有“穷而后工”之说；然而，从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冤狱发生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其间二十五年，鲁煤历尽苦难，这段时间的生活，在他的诗中竟没有直接记录。

要把这个文学现象完全弄清楚，我们只能寄希望于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者，这里我只谈谈他的诗。

在整理近七十年的诗歌创作时，鲁煤将其分为四个时期：国

统区时期（1939～1946），解放区时期（1946～1949），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56），新的历史时期（1977～2006）。

鲁煤在国统区、解放区的主要诗作曾编为《扑火者》收入《现实诗丛》（五十年代出版社，1952年1月初版）。因为是经胡风之手严格筛选过的，《扑火者》充满“七月派”的气息，特别是第一辑（国统区时期）的二十几首诗。此次统编这本诗集，诗人在《扑火者》的基础上，补充了写于国统区、解放区时期而未及编入《扑火者》中的一些作品，更收入了后来这些年来的大量诗作，并按照写作的时间顺序排列，这对研究鲁煤的诗路历程、研究鲁煤这个文学现象大有裨益。

1937年阴历8月19，日寇侵占鲁煤的家乡河北省望都县前夕，十四岁的鲁煤随中共地下党员的大哥逃亡到河南。次年初，进入收容流亡学生的国立第一中学（国立一中校址在伏牛山中的淅川县上集镇），鲁煤在那里读完了初中和高中。因此，“流亡”是这个文学少年人生的第一课。《流亡三章》就是对他当时情绪的记录，其首章《难童之歌》写作于1939年夏，诗人当时才是一个初二学生，他把自己对家乡和母亲的思念，托付给浙水：“静静的浙水，尽情地流吧/请你绕道流过/被日寇侵占的我的故乡/把我滴落在你胸间的/思乡的热泪/带给我亲爱的母亲……”此诗与四十多年后追忆这段生活的《“朝花夕拾”四首》相比，更见其笔触细腻、诗心天成。难怪后来胡风见到他就有“又一个小天才”的评语。

1944年初，鲁煤来到河南省伊川县白杨镇的知行中学教书。由于在国民党四十军中当官的同族长兄向他披露了国军的种种投

降、腐败行为，以及他受已去延安的大哥的影响，鲁煤心中深深埋下了革命的火种，具备了战士与诗人的基本特质。在这个时期，他依凭真实的生活，并借鉴自己读过的别人的诗（主要是胡风主编的《七月诗丛》中艾青、田间、阿垅等人的诗），本能地写出了《表》这首相当成熟的诗。鲁煤的诗友徐放曾对我说：“《表》写得多好啊，结结实实的。”《表》是怀念因中共河南地下组织遭破坏而潜赴延安的大哥的，由大哥留下的一块怀表，将“我工作的世界”与“大哥工作的世界”连接起来。诗中没有华丽的词藻，也没有故作高玄的警句，但每个平常的方块字里都洋溢着令人无法抗拒的思念亲人和向往革命的情愫。

就在写作《表》之后不久，1944年5月，日寇进攻了洛阳、伊川等豫西北地区，驻防的国民党四十军不发一枪一弹便潜逃到陕南。鲁煤作为手无寸铁的一介书生，空怀满腔悲愤，不得不第二次逃亡，于是写出了这样直白而愤激的诗句：“被逼于敌人的炮火/当我提脚向前/我把国土留在后面/我把爹娘丢给敌人/我是民族的不肖子孙。”（《不肖子孙》）这是对自己的谴责，更是对“国军”的声讨。

在这个阶段，鲁煤还只是自发地走向诗。鲁煤自觉地走向诗是在他逃亡到战时首都重庆之后。

二

1944年9月，鲁煤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当时校址在重庆磐溪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但是，刚入学，就因为国画系主任引用了王尔德“东方艺术是梦”、“不谄媚人生”的观点，激怒

了他，他毅然决定放弃“为艺术而艺术”的画笔，拿起为抗日救亡而战斗的诗笔。

鲁煤进艺专学习后不久，便在政治上加入了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以高崇民、阎宝航为首的“东北救亡总会”，从而参与组织、领导了艺专推动抗日、争取民主的学生运动。在艺术上，得到了高举现实主义大旗的胡风的指导，《牢狱篇》最早得到了胡风的肯定，成为鲁煤诗歌创作的一个新的起点。

《牢狱篇》共三首诗，鲁煤自称它们是“表现人生现实感受的小诗”。因为其得到了胡风的肯定，这组总共不足二百字的小诗，一度成为鲁煤对自己诗作成功与否的试金石，帮助他克服了创作中的矫揉造作、“理念化”、“感受不深”等毛病。《牢狱篇》之一《火的想望》：“昨夜，/听伐木的声音/响在山上，/欣喜/山下/将有火//今早，/扒着窗口/去迎接——/呵，是/一道/又一道/白楂儿栅栏，/并且落了锁！”诗中表达的是青年人理想与现实的极大反差：想望的是“火”，得到的却是“牢狱”。生活在国民党统治下牢狱一般的中国，诗人发出了“我愿越过墙去，向着春天出发”的呐喊（《牢狱篇》之三《我愿越过墙去》）。

因为受到胡风的指导、在胡风主编的《希望》上发表诗作，鲁煤由此成了“七月派”的一分子。不过，与许多“七月派”诗人不同，他不仅是年轻的“精神战士”，而且是站在实际政治斗争最前沿的战斗者，在激烈的革命实践斗争中，他将获得的最尖端、最先进的感情体验写成诗，可以说，诗只是他战斗中的副产品。作为在最前沿战斗着的诗人，鲁煤对中国的认识也更为深刻。他眼中的一切都可能成为他认知中国现实的诗的意象：由南

方山野中的池塘，他想到中国的胃：“中国的胃/常常消化着饥饿和腐败/但它流出的乳液/要把无数的生命灌溉”（《池塘》）；由风平浪静的长江、浓雾掩埋中的重庆城，他想到中国革命斗争的潜流正在汇聚成不可抗拒的洪流，诗人预言：“市声沉落的夜空，/江声/将以洪荒之歌/卷起！”在这个时期，春天、种子、火，是他诗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意象，长诗《种子》仿佛就是他为像自己一样的革命热血青年战友们而吹响的冲锋号角。其中像“凡被秋风扫荡过的地方，/到处有种子埋进土里，”“我们是不朽的种子，/我们不甘在窒息的封锁里腐烂，/我们要萌发呵”，“但春天是自己创造的，/春天是种子创造的，/来，受难的弟兄们，/让我们齐伸出坚韧的手臂吧，/让我们自己解放自己吧”，这些极具战斗性和号召力的警句，曾一度在国统区的进步学生中流传。

诗人战斗在革命斗争的最前沿，他的有些诗自然也就成了这种战斗的实录。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后，国民党政府迫于各方的压力，于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会议期间，重庆沙（坪坝）磁（器口）区大专院校学生举行民主大游行，到政协会场请愿，要求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鲁煤参与了“一·二五”国立艺专学生游行的组织和领导工作。

但是，不久，反动派开始了疯狂的报复，于2月22日，强迫重庆及整个国统区大中专学生举行反共反苏大游行，对不参加者以“奸邪、不爱国”惩处。鲁煤坚持革命操守，事先随战友吴凡（现为版画家）潜往他在郊区农村的家中避难，予以抵制。此刻，他写了《不能够》，对国民党特务逼迫学生参加反

“一·二五”游行誓死说“不”：“不能乌合兽的组织/不能参加爬虫的大队/不能被狼、狗包围/就响应狼、狗的狂吠……//不能重踏上那条道/不能污损自己的光荣足迹/不能到曾激昂流泪的街头/去流屈辱的泪……//不能够!/不能接受自己人以外的任何旗帜/以曾挥舞自己旗帜的手/不能面仁曾经愤呼‘打倒’的建筑/今天重喊‘拥护’……//不能够/不能够人不是人!!”

反动政府的镇压如黑云压城，把重庆大专院校学生民主运动领袖的名字和强加的属于共产党的简历公布在特务的报纸《雷达》上，实际上是抛出了它们拟定要逮捕、加害的黑名单，并以此进行威胁。《在一九四六年的恐怖中》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创作的：“生活像卷在旋风里/自己难以决定自己的去留……//不是逃遁/也不是苟留/是：既是黑夜里的一粒火种/这里可以发光/那里也可以照耀——//正如同/为活着而斗争/或者，为斗争而死/都要一样坚决。”

严酷的白色恐怖乘漆黑的深夜围逼而来，鲁煤枯坐桐油灯前，心中未免悽惶神伤，面对几只灯蛾扑火而死，他又写下了《默悼几只扑火者的死》，寄寓他必要时不惜壮烈牺牲的坚定决心。当然，革命在向前，长夜在渐渐破晓，有更多觉悟了的中间状态人士，前来壮大他们的行列，使他有“收获”的喜悦，于是写了《喜悦》一诗。

诗人将围绕这一事件所写的《不能够》等七首诗编为一组，总题为《在一九四六年的恐怖中》。这组诗成为他在民主斗争最高潮时丰富、复杂心迹的纪实。这组诗是在血与火的战斗生活中结出的珍珠，每首都是从胸腔中自然喷涌而出，具有极强的爆发

力、冲击力，实现了战斗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统一。它是《牢狱篇》之后鲁煤的诗作达到的一个新的高度，可以看作是诗人在国统区的代表作品。

不知道鲁煤去解放区之后有没有写过自传，但我觉得，鲁煤将其划在国统区时期的《一条小河的三部曲》特别像是他从国统区投奔解放区的一个诗传，或者“思想汇报”。其一《信仰的歌》和其二《追求的歌》的意象在此前写的《大江颂》中用过，诗人把自己比作一条小河，冲破夏冬，流过巉岩，越过沙漠，奔向自己信仰和追求的大海（在《大江颂》中是大江，暗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其三《欢乐的歌》写于解放区的“美丽的城”张家口，其第一节对诗人在国统区的诗歌创作做了一个诗化的总结：“我是一条小河/来自死亡的冬之地带/冬是永远不要歌唱的/出声的哭泣和叹息也不允许/我被禁锢在自己热情的冻结里/以喑哑的声音、在坚冰下面/唱着反抗和暴动的歌”。而一旦来到春的地带，诗人纵情地宣告：“世界重新听到我哗然迸发的声浪”，“我强力地奔涌如岩浆冲破地壳/我自由地伸展如展开翅膀/我的每一个波峰戴一朵金色的阳光/我的全流披满温暖的友爱/我的每声歌唱都像串铃/摇落一串感激的言语”。从这一段文字我们可以感受到，诗人已经开始追求意境的创造和语言的提炼，进入到诗的自觉之境界。

三

1946年初夏，正当国民党开始发动向解放区全面进攻的内战形势下，鲁煤带着组织领导学生运动的革命经历，带着胡风授

予的诗的真谛，更是带着满腔热血和全部的理想与期待，毅然投奔到晋察冀解放区。他果然唱出了阳光灿烂的歌声。

鲁煤离开重庆奔赴解放区前夕曾跟胡风说：“我要去找艾青了。”到了张家口，他如愿以偿，见到了艾青，并很快进入了艾青执教的华北联大学习。他还把自己刚刚创作的《我看见新的兵士》交给艾青。经艾青推荐，此诗很快在《晋察冀日报》上刊出。十几天后，《晋察冀日报》上还刊登了八路军一位文教工作干部托报社转给鲁煤的来信，对这首诗给予了高度评价。《我看见新的兵士》抒发的是一个从国统区刚刚来到解放区，终于看见自己的队伍的诗人产生的“从未有过的对兵士的感情”。诗人看见了“操练在七月的早晨的阳光下”的兵士，“像一个在晨曦里行进的旅人/忘不掉黑暗的昨夜的记忆”，因此，将他们与国民党蒋介石的兵士进行了全面、本质的比较。全诗长达百余行，却能一气呵成，如风行水上。

1946年7月至8月两个月的时间里，鲁煤在张家口写诗的总行数差不多与在国统区所有诗的总行数相当，这些诗像《我看见新的兵士》一样，多是歌颂工农兵的，自然不会引起什么争议。只是有一首搀杂了自己的情绪的《星之歌》给他惹了不大不小的麻烦。

《星之歌》写作的背景是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向我解放区发起全面武装进攻，我军即将战略撤离张家口，所以，诗中说：“有时，/云遮盖了星/但云不能抹去星/云只能把星揩拭得更亮/反动的兵阵像乌云/但不能阻止我们前进/它只能铸成我们更大的胜利——/星，永远预示光明的胜利……”就这些差不多是直白地